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二至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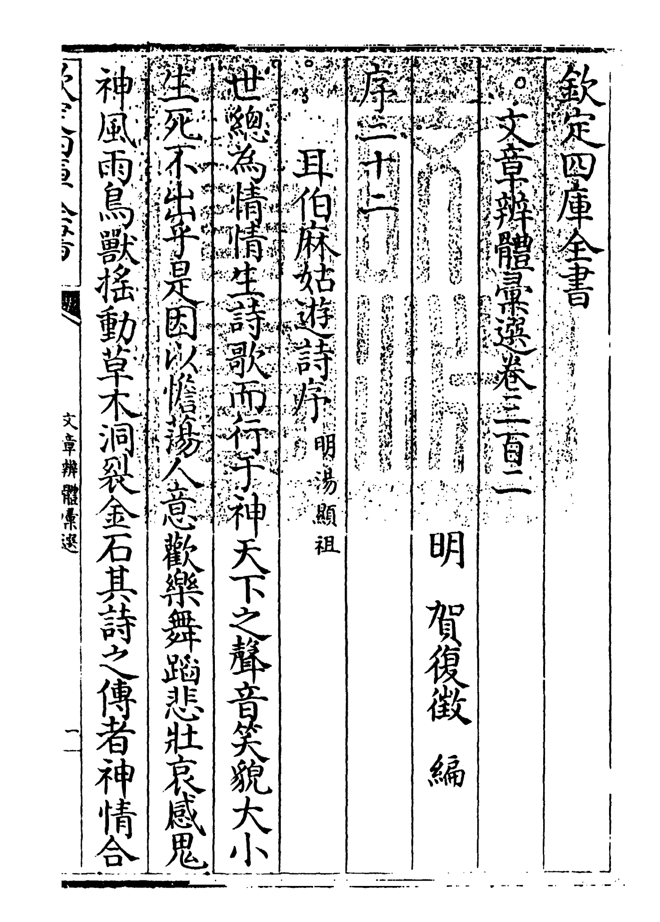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巽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弼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二

耳伯麻姑遊詩序 明湯顯祖

世總為情情生詩歌而行于神天下之聲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蕩人意歡樂舞蹈悲壯哀感鬼神風雨鳥獸搖動草木洞裂金石其詩之傳者神情合

至或一至焉一無所至而必曰傳者亦世所不許也予常以此定文章之變無解者卧痾罷客忽博綏安謝耳伯遊麻姑詩數葉諷之古漢魏又無虧者耳伯始屬之溶溶英英旁魄陰煙有駘蕩遊夫之思可謂足音空谷循後有詩導一章亹亹自言其致亦神情之論也嘻耳伯其知之矣中復有記時江夫子升遐數語若以死生為大事嘻吁此亦神情所得用耶水月疾枯宗復何在唐人所云萬層山上一秋毫也偶為耳伯敘此

李超無問劍集序 湯顯祖

歳往浴佛有驅烏漫剌坐我堂東揖之知其奇留之齋云不能斷酒也信宿而都無所斷偶爾破口公案二三則耳居常率爾成詩心有目而目有睛眉毫鼻吻間盡奇俠之氣一日問余何師何友更閲天下幾何人余曰無也吾師明德夫子而友達觀其人皆已朽矣達觀以俠故不可以竟行于世天下悠悠令人轉思明德耳遂去之盱拜明德夫子像而復過我則髮已覆頂額間矣

曰先生言俠不可竟行于世而予之俠猝未可除因而說劍為天大將軍得度耳余笑曰有是哉明年秋九月則已雄然冒武冠帶長劍而就余有吳下諸生書乃始知其江陰文士李至清也曰業已去書生為頭陀去頭陀為將軍弓劍之餘時發憤為韻語數十首來豫章題曰問劍先生宜有以決之余笑而問曰既冠而娶乎曰未也然則劍不可得而問矣吳人而知干將乎其師鑄劍三年而金鐵之精不流夫妻俱入冶爐中而劍就干

將夫妻不能自投斷髮剪指而已令子獨雄而無雌而又奚鑄焉生曰先生其無戲曰非戲曰子謂必夫妻而劒耶莊生說天子之劒裹以四時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陰陽者夫妻也若然者上決浮雲下絶地紀列子所稱視之不可見若有物存或見影而不見光乃是物也然鑄此劒者皆不能殺人生嘗斬髮而為僧亦知有不殺人之劒乎殺人者非劒也若吾豫章之劒能干斗柄成蛟龍終不能已世之亂不足為生道也因為

問劍答而弁其詩

檇館詩選序 董其昌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枚馬在庭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擬金石抑何鑒裁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許故相如心死倦遊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之黛每與時俎而才情麗藻千載不化彼宋玉陳王之賦摹豔質而遺修能未為具眼矣當今閨秀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觀其新

集如貽洞汭五言古四篇綽有韋司直（唐韋應物）之古淡而代陶琴代莊蝶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詩雖饒于材致而僉于取境未有若道人之鑿空者豈直緣情綺靡為宛轉之歌十離（薛濤與高駢相失作十離歌）之什已耶吾又聞道人豎精進幢被忍辱鎧師月上而友南岳不欲僅以詩人傳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矣

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袁宏道

蘇郡人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

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歈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為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寖弱至于今市賈傭兒爭為謳吟遞相臨摹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極詆之為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仝翻複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

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鑄詞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紲詩曠而文法洞庭蔡羽是也有為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川是也文詞雖不甚奥古然自闢户牖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時半學古立意造詞時出已見者黄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畫苑書法精絶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

知名詩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歷以前吴中作詩者人各為詩人各為詩故其病至于靡弱而不害其為可傳慶歷以後吴中作詩者共為一詩共為一詩此詩家奴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也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姍笑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尤甚揆厥所由徐王二公實為之俑然二公才亦高學亦博使昌穀不中道天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今之為詩者才既綿薄學復孤陋中時論之毒復深于

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之東洞庭人以未染慶歷間習氣故所為倡和詩大有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矩異而二公亦自異雖間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傳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質如此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嘆時詩之流毒深也

閩中二子詩序 曹學佺

閩中二子皆布衣之徒也言詩者曷以多稱布衣云盖

其窮而易苦心便一無軒冕束縛便二無俗客繁禮便三無典要期會便四挾此四者之便又懼其畀而易沒狎而不貴也則不得不托之游于以揆山川之形察物宜之變攬跡於古人尋盟于時彥使其道有所寄焉不至於堙沒而不稱夫有所托矣則遊遊則我與物交交則其情動其情動又烏巳於言此二子之詩所為作也夫二子者亦甞之燕矣之秦矣之齊之楚矣之吳之越矣其所如多不合而窮在一介行李扉屨之往来也而

無束縛在不好干謁其天性然而無俗客縶禮在乘興而來盡興而返而無典要期會在故其賦勝也有以扼其奇其體物也有以奪其象其懐古也愴乎其悲其命侶也篤乎其誼蓋不能漫然而無托則不能獨立而無偶不能獨立而無偶則不能塊然而無情如是而言謂之有孚孚則貞吉而悔亡矣而遊之時義大矣哉是故易損之三爻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二子似之同人之第五爻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集有焉二子者林叔度

吳元翰皆莆人

朱進父飲酒雜詩序　黄汝亨

古今人酒德不同如嗣宗放其簡易元亮率乎澹漠太白揮洒豪達而詩亦因之少陵離愁感憤為悲壯沈鬱之詩而酒亦因之政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彼意不在酒與詩而酒與詩無非意者所以為詩酒人之雄以此讀進父飲酒詩所與少陵予倡汝和者即千載下可見也矧余當其時覽其辭旨者乎因以此想陳思自試

之表中山閒樂之對不能不令豪傑欷歔涕淚也

簡遠堂近詩序 鍾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為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為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㫖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沈周旋即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

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淡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豔俗也而或云如蓬户乃簡棲遥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賔至於青蠅為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為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子而習昵則違心意

僻而貌就則謾世初諧而中踈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士為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久何必浮沈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所指摘

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董崇相詩序　鍾惺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為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或不自知其工詩已傳於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為詩則欲有詩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

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為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令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先達闇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令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為名無損益於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為之不虛而力為之不實見詩出

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為詩之所止彼闇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於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於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為詩者所以至不至之故皆不出此閩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為詩似其為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始讀而遻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葢獨勝者過於同能而兼長

者遜其專詣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徼予序而猶不欲使有聞於世盖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銜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為不及而往不已寧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為詩不能有名於世則已幸而有名於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其人者為之深省内愧焉於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善權和尚詩序　鍾惺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為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為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為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為雅而僧之為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繞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為詩亦不必不為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為僧則僧亦烏用詩為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為僧

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庚林子丘茂之要余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著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子丘忽于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致許為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

若善權者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竹吹堂詩序 馬之駿

余論詩取友海以内得二人焉曰吳門王亦房新都汪遺民亦房之詩劖削靈秀遺民之詩鮮縟菁英余婆娑其間歌而和之相樂也亡何亦房夭折談者微病其詩過于刻露謂宜不能致老壽而余獨謂不然夫轍不窮而意無盡使竭其刻露之力久當務所欲兼一入而苞蓄再入而深微度何足以限之然亦房死世無復有為

亦房言者遺民苦思績學又數年而竹吹堂詩出其自舉以向余曰少日氣鋭鋒溢每廣筵巖韻取擊鉢立成老宿咸辟易賞服漸入而知戛戛乎難之又漸入而境日異心日空凡片意之近遠寸景之新故隻字之沈揚靡不洗𣅜滌窠礪斤準墨乃至浹日始創一稿稿三四易卒非其本設者余披繹其帙良然向所謂鮮縟逾蒼淵菁英逾澹杳衷百家而取材眇衆慮而標旨使分其偏長餘慧人挾之皆足擅宇自豪遺民乃能笆舉而精

出之不佞耳目偏陋竊以為當吾之世舍遺民更無能為遺民言者矣今談詩之舌競起而迭新然天下得名之人與所以得名之故皆非有遼絶不可測而幾也昔龍門之史身殁乃貴少陵之集入宋始尊余嘗謂此道心競力争俱無所着要須苦思績學持滿以俟之遺民所自舉甘苦生熟之候有味乎其言之也白太傅少與微之齊名稱元白晚與夢得齊名稱劉白余視二君何能為役然十年來筆墨風誼心口不能自欺言念亦房

墓楊可枉茲竹吹堂詩具在不搔首問天上便須酧酒問地下耳

阮集之詩序袁中道

國朝有功於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格高華為主力塞大歷後之竇於時宋元近代之習為之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虛聲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詩道病矣先兄中郎矯之其意以發抒性靈為主始大暢其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

變化謝華啓秀耳目為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而力變之為歷下之功臣後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也哉每以此語示人輒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為詩本之以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肯以輕心慢心掉之予甚心折焉大端

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盡也其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東髮為詩亦屢變矣至是雖不為法縛而亦不為才使奇而不罥新而不纖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于學中郎之詩者也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高華而力塞後来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學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来俚易之習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脉所以相禪于無窮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徹集之其誰與歸

冐宗起詩草序 陳仁錫

已未識冐宗起于燈市氣不可一世而恂恂下人文特秀梃兹集又一變矣盖游蜀作也險阻增壯采嘗論文字如美人浮香掠影皆其側相亦須正側俱佳令文字日媚日薄可斜視不可正觀如美人可臨水不可臨鏡宗起鏡中人也所著山水影鏡中影也宗起自此遠矣

秋閨夢戍詩序 譚元春

古今勞臣思婦感而生歎夫歎之于詩亦不遠矣何難

即形之而為詩乎嘗有一言數語真篤淒婉如猿之必嘯而後已者非盡係乎才也歎之至也然後或不盡于戍時或不及于秋情或不生于夢體或不限于七言律數或不至于百篇一歎而已矣吾友宋比玉客後之夜忽若有通焉而得秋閨夢戍七言近體一百首於荒邨危垣之家見其中有芳草無言路不明之句驚歎而卒讀之則虎關馬氏女也凡秋來風物水月枕簟衣裳碪杵鐘梵其清響苦語一一搖人而至于英雄之心曲舊

家之喬木部曲之凍餒兒女之瓢粒悲天憫人勤王恤私非惟膚士所不知蓋亦仕宦男子博雅通儒所吟之而面赤者也而又皆夢中聲情步履倏去來于孤燈瘦影之中漁陽之道路夜經羅冪之車輪朝轉豈止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而已乎歎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才者不足以盡其魂者也百首之夢無一不秋三秋之魂無一不香故題曰香魂集吾猶謂如此女士而以婉戀待之但恐不受耳或憐其太苦余曰不然伯兮之詩曰願

言思伯甘心首疾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為一快耳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夢夢餘不使之有詩此婦人乃真大苦矣嗟乎豈獨婦人也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三 以下集類

東皋子集序 唐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歴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諜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强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

之交陰陽歴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亷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戸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外託以風

疾輕舟夜遁隋季板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衛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絶當時君苦求為

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廼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為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

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絶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絶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晩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

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録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尅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序云

孔補闕集序 張說

永昌之始接跡書坊有廣漢陳子昂鉅鹿魏知古高陽

許望信都杜澄昌樂谷倚廣陵馬懐素東莱王無競河南元希聲臨菑李伯魚譙國桓彦範僉謂季和神清韻遠析理探微衛叔寶之比也嗚呼人斯云亡世閲多故十年之外零落將盡而後來者皆首華金步鳴玉負璽丹地揮翰紫宸何嘗不拜職之日歎在劉王喬臨壇之時恨無謝益壽者矣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

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閒遊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絶咸閣筆不復為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為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閒代清

律賓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因入奏與偕行先揚於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閒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它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實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瘍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於野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

儀甫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求真故似誕游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靈山戢止恒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麕至始知浩然物故嗟哉未禄於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從此而絶故

詳問文者隨術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毁棄無復編録常自歎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為之傳次遂使海内衣冠縉紳經襄陽思見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為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製思清美及他人詶贈咸録次而不棄耳

文編序 元結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於有司當時叟方年少未顯名跡切恥時人襲邪以取進姦利以致身徑欲填陷穽於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怏恨於當世是以所為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少師友仲行公公聞之諭叟曰於戲吾常恐直道絶而不續不虞公於子相續如縷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羣士

叟竟在上第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參戎旅苟在冠冕觸踐機危以為榮利蓋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與叟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娱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二百三首分為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弟子可傳之於筐篋耳叟之命稱則著於自釋云不録旹大歷三年

丁未中冬也

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華為墓碣已書之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梁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德不至尊位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揚州參軍秘書正字

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袁君為功曹參軍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條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歿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為之顦顇君為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也丁家艱去官為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丞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參軍也寮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道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故其高節深識皎皎

如此君以為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曼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文集若干卷行於

代其篇目雖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顧況

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為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煙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杳瓊倏颯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女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諫職心游江湖謝病而來纂出塵之侶精好

涅槃維摩經愛人為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嚮義相與興歎我主人延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託孤之舊子郁襲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文祈予冠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柳宗元

博陵崔成務常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鬛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

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㑹其子佀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覲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㫖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民風陳詩以獻於法宫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

不薦雖一命於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於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楊評事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埜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聳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

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謌殷周之風雅一作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謡頌也兹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隟

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爓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巳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仲甫汝南周源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諌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

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夭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於後

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

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龎而
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
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
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爜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
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與
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
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
部員外郎是歲以踈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

唐衡州刺史吕温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瀲灧於顔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為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蓮蒲與百果齊拆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吕和叔實生是時而絶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名聲四

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三十二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侍郎又師吳郡李賀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槪褧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日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强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於眉端以為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閼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

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銳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挍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絶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内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戸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温别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

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過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他咸有為而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為富豔夫羿之關弓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彀而迴注鵾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内而已

相國李公集序　劉禹錫

天以王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於世粹和絪緼積於中鏗鏘發越形乎外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宥密庸可不記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聾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為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謀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士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

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内庭由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得嵤而光馬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

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綿秀絶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喣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

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
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
江南爲判官騦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爲
衆所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
意飄然若將續古二仙以壽九十卒湜爲童子見君揚
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搭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
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爲揚雄孟軻顧恨不
及見三十年於兹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

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請余發之涼公適移滋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四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四

白氏長慶集序 唐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迨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

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虵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詔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篇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

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寄巴蜀江楚間洎
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傚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
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
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
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
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
售襍亂間厠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
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

知予之為微之也又云鷄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名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閔適之詩長於遣

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白居易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

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沖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温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讃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

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為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除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奔走朝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托文久而未就邇新任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衮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憯惻久之怳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

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
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
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
之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咏之態與
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
不序時寶歷二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
東牖下作序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詞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

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畧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

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集昌黎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蓁

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歴戊申幼孤随兄播遷韶嶺
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
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隠
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
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
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
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随
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

偉不常者矣

容州經畧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後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二十年間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_句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為元文後編次山

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欻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雄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孫競於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趍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

綷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宫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豈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纎顆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鋸取朽蠹櫟蝷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顧顛蹈錯褋汙瀦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褰辮頭鑿齒扶

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耋老者在童亂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南甲集序　李商隱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勑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為兩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於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聖僕羲叟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第一二甞表以今體規我而未為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表嘗記所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

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汚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

樊南乙集序 李商隱

余為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二十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為盩厔尉與班縣令武公劉官人同見尹尹即畱假參軍事專章奏屬天

子事邊康季榮首得七關數月李玭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爲章賀時同僚有京兆韋觀文河南房魯樂安孫朴京兆韋嶠天水趙璜長樂馮顓彭城劉允章是數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勲之誌與子之奠文二事爲不朽十月尚書范陽公以徐戎凶悍節度闕判官奏入幕故事軍中移檄牒刺皆不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

闗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年府霋選為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講經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為文章七月尚書河東公守蜀東川奏為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閲數軍實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為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年以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克意事佛方顧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於文墨意緒闊畧

為置大牛篋塗逭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弘農楊本勝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殘剌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强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為二十編名之曰四六乙此事非平生所專尚應求備卒不足以為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遂書其首是夕是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鬼鳥一如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夜時書罷永明不成寐

文泉子集序　劉蛻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埊水入廬漬壞
簡策既明日燎其書有不可玩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
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冦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
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辭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為外
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為諸篇焉物
不可以終雜故離為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為
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

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眜則將救之雲雷亢粱盛乾則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研於襄陽之埜

叢書自序　陸龜蒙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盖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碼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

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欝則外揚為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為叢書自當緩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畧無避馬笠澤松江之名

陳先生集後序　羅隱

頴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孺曩者與余聲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譽於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秋試之場自後俱為小宗伯所困不一㫷甲申春告余以婚嫁之

牽制東歸青門操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
盧員外潯在幕賫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而歸豈期斯
文之終窒乎子東及之為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
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歡月餘而後别我謝范陽公龍
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絶天復元年四門博士
江夏君通家相好於吳越面余論及場中彙之名士及
布孺之表也予不覺愴然懐舊明年黄君以其文章德
業為之序以寓俾余繫述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

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孺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德行莫若敦於親戚文章莫若大於流傳今已備於江夏之筆矣予不克再敬止書交道於是噫

湘南應用集序 羅隱

隱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於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硤州盧

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迴皆謂隱不宜佐屬邑於乎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安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冬十月乞假歸覲阻風於洞庭青草間因思湘南文書十不一二蓋以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為三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五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宋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

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卑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子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

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懐不圖晩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巻别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葢往者之藏書也從考覧之或卒巻莫迎其誤脱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眞爾因按其舊録為别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

如不志於古則已茍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七月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江鄰幾文集序　歐陽修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

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殁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殁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殁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

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廖氏文集序

歐陽修

自孔子殁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殁至今二千歲之間有

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於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

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於後世也蘄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倆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倆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於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於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喜與倆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

乎書

釋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

渾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

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屠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

志矣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槀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没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寳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

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

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與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謌詩

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

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内制集序　歐陽修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材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嘗多

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

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歴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凉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外制集序　歐陽修

慶歷三年春丞相吕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

之士孰不顧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刼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

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廹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

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作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

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藳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自以托

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

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

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

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

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
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
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諫為忠長
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
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没十有餘年士
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

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之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五